

# 以景观为媒\*

## ——英国史学家威廉·霍斯金斯的乡土情怀及公众史学实践探析

梅雪芹

**【提要】** 霍斯金斯作为“一位十足的英格兰史学家”，自小就在丰富多彩的景观文化中浸润成长，并以英格兰地方及其景观为治史的主要对象，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赢得了盛赞。霍斯金斯从关注故乡德文郡及其历史开始，逐步拓展、强化对地方景观历史的研究，并积累了撰述英格兰景观历史的丰厚知识。他以景观为媒，通过公开演讲和著书立说相互促进的方式，在批判现实中回望过去，深入挖掘景观的历史文化根基并努力弘扬其公共价值，积极开展以景观故事宣讲和地方景观保护为核心的公众史学实践，体现了一位公众史学家抒发乡土情怀的意义，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从内容和形式上拓展公众史学、如何发挥史学对公民乡土文化和国情教育的作用提供了有益参照。

**【关键词】** 威廉·霍斯金斯 景观 乡土情怀 达特莫尔保护 公众史学

威廉·霍斯金斯(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年)是20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其研究涉猎许多领域，“骨子里则是一位十足的英格兰史学家”，<sup>①</sup>不仅治史的主要对象是英格兰及其郡、市、村、镇，而且一生的足迹也主要留存于英伦大地，但其思想观点却通过著述在国际上广为流布，在欧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在更多他从未到访过的国家都产生了影响。<sup>②</sup>同时，霍斯金斯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赢得了盛赞，并作为“杰出的史学传播者”<sup>③</sup>为世人熟知。这样一些史实提醒我们，对史学家霍斯金斯，不仅需要了解其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与建树，更需要进一步理解其一生眷恋于英格兰乡土故园的特别意蕴。就后一方面而言，国外学界虽多有关关注但并未予以专门探究，<sup>④</sup>国内学界则只关注前者而基本忽视了后者。<sup>⑤</sup>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梳理霍斯金斯的成长经历及学术实践，在了解他如何增强地方景观文化意识、如何挖掘景观的历史文化根基并弘扬其公共价值的同时，探析他如何藉此抒发乡土情怀并有着怎样的作为，以认识他的独特贡献及意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

①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87, 1995, p. 353.

②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0.

③ H. S. A. Fox, “Obituaries: William George Hoskins, CBE, FBA 1908 – 1992”,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58, No. 3, 1992, p. 354.

④ 参见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p. 339 – 353; Matthew H. Johnson, “Making a Home: English Culture and English Landscape”, in Jonathan Bate, ed., *The Public Value of the Humanitie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p. 118 – 130; Matthew Johnson, *Ideas of Landscape*, Blackwell, 2007, pp. 34 – 69; D. Lowenthal, “European and English Landscapes as National Symbols”, in 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lackwell, 1994, pp. 15 – 38.

⑤ 国内关于霍斯金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孙昊《英国地方史研究中的莱斯特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姜启舟《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地方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高岱《威廉·霍斯金斯与景观史研究》，《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

## 一、地方景观文化的浸润

霍斯金斯于1908年5月22日出生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Devon)埃克塞特(Exeter) 是一个面包师的儿子,其祖祖辈辈都是德文郡自耕农。霍斯金斯在埃克塞特的赫尔学校(Hele's School)完成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假期中常常到德文郡农场的亲戚家做客。此时,他初步培养起了对地方景观和历史文化的兴趣。这还有可能得益于20世纪初期英国教育委员会(The Board of Education)对学童户外活动和自然教育的重视。霍斯金斯出生之际,英国教育委员会出台了一个举措,允许教师一年之中花20个小时开展“乡村观摩”教学( Teaching “by observation in the country”)。<sup>①</sup>与此同时,英国基础教育在自然及科学知识的课程设置上有了系统化的改进;<sup>②</sup>新建的市政设施为学童的户外游戏提供了便利,学校组织的郊游远足亦愈发普遍,<sup>③</sup>教师会带领中小学学生游览学校周围的历史遗迹。这样的倡议和举措极有可能影响到了霍斯金斯在埃克塞特中小学所学的课程以及所接受的教育,因为他自己总是说,他对地方景观历史的兴趣大概是在15岁的时候被唤醒的。<sup>④</sup>当然,这也是他自小浸润于德文郡颇富特色的景观文化的结果。

在英格兰,德文郡的景观以“富有特色”著称——小路幽深蜿蜒,树篱高高矗立,田地小块分布,小村稀稀落落。在这样的地方,霍斯金斯家族生息繁衍了五百余年,他自己对于德文郡自耕农的身份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他的出身也就成为塑造其个性的一股最强大的力量。<sup>⑤</sup>那蜿蜒曲折的小路、高高的篱笆墙、墙里墙外的农舍和田园,其背后有无数的起源故事等待考察和解释,这正是霍斯金斯日后探究并撰述英格兰景观历史的基石。他说到,每每在德文郡乡村度过夏日假期回家后,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大堆关于在那里看到的史前山上要塞、15世纪教堂的洗礼盆以及散落的农场的问题。<sup>⑥</sup>

出于对德文郡地方历史的兴趣,霍斯金斯在1924年即16岁的时候入读英格兰西南部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South West England,即今天的埃克塞特大学),1927年夏天完成本科学位论文(经济学),1929年完成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题为《英格兰西南部哔叽业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erge Industry in the South-West of England)。基于这篇论文,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产业、贸易与人》。<sup>⑦</sup>后来,霍斯金斯虽然长期在英格兰其他郡市和地方工作、生活,但心心念念的还是故乡德文郡,<sup>⑧</sup>他不仅积极参与那里的社会活动,而且着力书写其景观与历史。这方面的著述除了1937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650—1800年德文郡的土地所有和占用》(The Ownership and Occupation of the Land in Devonshire, 1650 - 1800),还包括合著《德文郡研

①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1.

② John Lawson, Harold Silver, *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 Routledge, 1973, p. 381.

③ Derek Gillard, *Education in England: A History*. www.educationengland.org.uk/history [2019 - 10 - 16]

④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0.

⑤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0.

⑥ Matthew Johnson, *Ideas of Landscape*, pp. 36 - 37.

⑦ William George Hoskins, *Industry, Trade, and People in Exeter (1688 - 180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rge Indust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5.

⑧ Maurice Beresford, “Professor W. G. Hoskins——A Memoir”,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 40, No. 2, 1992, p. 164.

究》,①独著《德文地方与人》《埃克塞特的两千年》和《古老的德文》等。②为此,他假期里总是要回到德文郡,不仅常坐档案馆,而且不时去做田野考察。据介绍,他逐一走访了德文郡的450个行政区,③在自认为的“僻静享受”(feast of solitude)中深入故乡的大街小巷和田边地头,感受其文化的古老,探究其自然的幽深。

霍斯金斯对地方景观历史的认识及探究欲望的拓展与增强,与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息息相关。毕业之初,他先后在埃克塞特和布拉德福德技术学院(Bradford Technical College)各任教一年。1931年,他被派去担任莱斯特大学学院地理与商业系(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Commerce, Leicester University College)经济学副讲师(an Assistant Lecturer),④在那里讲授经济学。虽然承担这项教学工作让他觉得“绝对是阴差阳错”,⑤但莱斯特的工作经历却给他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一方面,他在莱斯特的沃恩工人学院(Vaughan Working Men's College)⑥给夜校学生上课,讲授“莱斯特郡的文物”(The Antiquities of Leicestershire)和“莱斯特郡的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Leicestershire)。他之前在布拉德福德技术学院工作时听过英国首位孢粉学家亚瑟·赖斯特里克(Arthur Raistrick, 1896—1991年)⑦关于地方考古的系列讲座,而在沃恩工人学院讲授的那两门课程则引领他从地方考古维度拓展景观历史,从而发现了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也形成了自己在景观历史探究方面的风格。譬如,工作之余带学生游览,周末的时候参观莱斯特博物馆并深入乡间进行田野调查。⑧

另一方面,莱斯特郡和莱斯特大学学院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资源,可以很好地满足霍斯金斯的需要。该郡有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考古学会(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Society),始建于1855年,1862年开始创办《莱斯特郡考古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Society)。霍斯金斯到莱斯特之后积极参加该考古学会的活动,1935年当选为会员,由此结识了一批当地业余地方史学者和莱斯特郡史文献专家。更有优势的是,莱斯特大学学院的地方史藏书十分可观,其中包括英国著名古文献专家约翰·尼克尔斯(John Nichols, 1745—1826年)于1795—1815年出版的八卷本《莱斯特郡的历史和文物》,⑨以及乔治·法恩哈姆(George Farnham)于1929—1933年整编出版的六卷本《莱斯特郡中世纪村庄记录》。⑩这样的资源条件促使霍斯金斯潜心钻研莱斯特郡及其近邻拉特兰郡(Rutland)⑪的历史。1935—1950年,他在《莱斯特郡考古学会会刊》上共发表了16篇文章。⑫

上述工作经历给了霍斯金斯对比英格兰不同地方景观并挖掘其背后深层历史文化的机会,使他

① W. G. Hoskins and H. P. R. Finberg, *Devonshire Studies*, Jonathan Cape, 1952.

② W. G. Hoskins, *Devon and Its People*, A. Wheaton, 1959; *Two Thousand Years in Exeter*, James Townsend, 1960; *Old Devon*, David & Charles, 1966.

③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7.

④ David L. Wykes, "Professor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 and the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LXVI, 1992, p. 169.

⑤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1.

⑥ 19世纪末建立,已成为莱斯特大学的校外部分。

⑦ 参见 John E. A. Marshall, "Arthur Raistrick: Britain's Premier Palynologist",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s*, Vol. 241, No. 1, 2005, pp. 161 - 179.

⑧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41.

⑨ John Nichols,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of Leicester*, Society of Antiquaries, 1795.

⑩ George Farnham, ed., *Leicestershire Medieval Village Notes*, W. Thornley & Son, 1929 - 1933.

⑪ 拉特兰曾是英国最小的一个郡,1974年成为莱斯特郡的一部分。

⑫ David L. Wykes, "Obituaries: Professor William George Hoskins", p. 169.

得以撰述除故乡德文郡之外的英格兰其他地方景观的历史。他在这个领域著述丰硕,主要作品包括《莱斯特郡的遗产》(*Heritage of Leicestershire*, Edgar Backus, 1946)、《英格兰中部》(*Midland England: A Survey of the Country Between the Midlands and the Trent*, B. T. Batsford Ltd., 1949)、《莱斯特郡史论》(*Essays in Leicestershire History*,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0)、《奇尔特恩斯至黑乡》(*Chilterns to Black Country*, Festival of Britain Office/Collins, 1951)、《莱斯特郡:景观史图论》(*Leicestershire: An Illustrated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ndscape*, Hodder & Stoughton, 1957)和《米德兰农夫:莱斯特郡一个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史》(*The Midland Peasa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 Leicestershire Village*, Macmillan, 1957),还主持新编维多利亚郡史系列中的《莱斯特郡史》第二、三卷(*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Leicester*, Vols 2, 3)并参与策划第四卷。<sup>①</sup>通过这些著述和相关学术工作,霍斯金斯对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景观文化有了颇为深入的了解:这一地区以莱斯特郡为中心,自中世纪便是京畿腹地;这里古老的乡村延绵起伏,传统深厚的狩猎场惹人注目,其景观样貌与霍斯金斯故乡德文郡所在的英格兰西南部颇为不同。

1941年7月,霍斯金斯应召去伦敦,在英国贸易委员会(The Board of Trade)从事统计工作。几年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包括遗嘱、遗嘱检验财产目录、人头税与津贴表以及协议诉讼的文书附尾(feet of fines)在内的各类文献史料,大量阅读地方史书籍,不断丰富个人藏书,不时写一些短评,也撰述过几篇长文。其中涉及废弃村庄、农场、农场主、住房、农夫及其物质生活等内容,它们都成为他日后研究农业史并撰述英格兰景观的题材。虽然从事这份文职工作没能让他喜欢上伦敦,以至他从未想过要撰写伦敦的历史,但是那段工作经历使他从选题、材料和思路等方面为未来研究做好了进一步准备。<sup>②</sup>

1946年1月,霍斯金斯应邀回到莱斯特大学。一开始,他还是作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师在大学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后,他开创了英格兰地方史学系,并得到时任校长弗雷德里克·阿滕伯勒(Frederick L. Attenborough, 1887—1973年)的鼎力支持。这位校长也是史学家,专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与霍斯金斯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一起考察英格兰中部的乡村,拍摄了很多照片,为中部地区史和景观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素材。除校长外,霍斯金斯还得到德文郡同乡、时任莱斯特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杰克·西蒙斯(Jack Simmons, 1915—2000年)的支持。西蒙斯是殖民史专家,但对景观史、建筑史乃至铁路史等历史主题也有广泛的兴趣。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哲理、学识和灵感等方面给予霍斯金斯启发和力量,不仅丰富了其研究资源,而且拓展了其思考维度。<sup>③</sup>

1951年,霍斯金斯调任牛津大学,讲授经济史,那里的工作给了他拓展和深化景观文化认知的又一个机会,由此进一步积累了英格兰景观历史的相关知识。1954年,他作了题为“英格兰乡村解析”(The Anatomy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的系列广播讲座。翌年,他以此为基础,撰写并正式出版《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以下简称《景观》),<sup>④</sup>对多年的相关思考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此外,在牛津大

① 参见姜启舟《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地方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参见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 pp. 343—344.

③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 p. 345.

④ 该书于1955年由霍德尔和斯托顿出版公司(Hodder & Stoughton)首版后,有多家出版社数次再版;2008年霍德尔和斯托顿出版公司还发行了其韩文版和日文版。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Making\\_of\\_the\\_English\\_Landscape](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Making_of_the_English_Landscape) [2019-10-04]

学工作(到1965年)前后,霍斯金斯在英格兰地方史和经济史著述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sup>①</sup>尤其因奠定了地方史研究中的莱斯特学派(Leicester School)的基础而为英国史学界同行所称道。<sup>②</sup>

就这样,霍斯金斯在丰富多彩的英格兰景观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他从故乡德文郡起步,在英格兰很多地方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中,一步步拓展、强化对地方景观历史的研究,由此成为20世纪“英格兰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sup>③</sup>

## 二、怀旧与批判交织的乡土情怀

如何理解霍斯金斯这位英格兰史学家的原创性和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公认,霍斯金斯的原创性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现代地方史和景观史的开辟等方面,因此他又获得了“现代地方史之父”“景观史之父”等称号,<sup>④</sup>显然这是从其研究的学术意义而论的。还应该看到,霍斯金斯以英格兰各地景观为媒,在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和历史认识新视角的过程中追忆消失的世界,探寻过去社会的遗存与根基,反思发展的问题,这不啻是他作为史学家表达乡土情怀的特有方式,也是他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又一体现。

乡土情怀,即乡恋或乡愁(nostalgia)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感,是在无数游子中弥漫的思乡与怀旧之情,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因此它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相关的通论性著述和专题性成果并不鲜见。<sup>⑤</sup>乡恋或乡愁情结的核心是对故土及已失事物的怀念,其词根(nostos)语意本身——“回归故土”(return to the native land)即表明了这一点。显然,霍斯金斯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浓郁的回归故土的乡恋情结,仅从上文提及的多部著作的名称和主题即可窥见一斑。翻阅他的那些著作,扑面而来的信息,是如何透过各地遗存的景观去探寻和追忆过去的世界,以便人们在了解那个世界的样貌时,更好地思考当下与它的联系。

霍斯金斯在英格兰景观历史中追忆的世界是一个乡土世界,一个由农场主、农业劳工、铁匠和类似的凡夫俗子构成的、但已消失的“小农社会”(the peasant society),<sup>⑥</sup>其现存景观“几乎完全是过去

① W. G. Hoskins, *Local History in England*, Longman, 1959; *Provincial England: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acmillan, 1963.

② 参见孙昊《英国地方史研究中的莱斯特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姜启舟《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地方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③ David L. Wykes, “Professor William George Hoskins(1908—1992) and the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p. 168.

④ 参见 John Beckett, *Writing Local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 Matthew Johnson, *Ideas of Landscape*, p. xii. 也有学者认为,不必将霍斯金斯看成一位景观史学家,他不过是在地方层面关注全体人类的状态,参见 Charles Phythian-Adams, “Hoskins’s England: A Local Historian of Genius and the Realisation of His Theme”, *Transactions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LXVI, 1992, pp. 143—150.

⑤ 笔者所阅相关著作和论文主要有: Clay Routledge, *Nostalgia: A Psychological Resource*, Routledge, 2016; Jan Willem Duyvendak, *The Politics of Home: Belonging and Nostalgia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Michael Pickering and Emily Keightley, “The Modalities of Nostalgia”, *Current Sociology*, Vol. 54, No. 6, 2006, pp. 919—941; Tim Wildschut and Constantine Sedikides, etc., “Nostalgia: Content, Triggers, Fun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1, No. 5, 2006, pp. 975—993; Andrew Lynch, “Nostalgia and Critique: Walter Scott’s ‘Secret Power’”, *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 Vol. 2, No. 2, 2011, pp. 201—215; Rebecca Wheeler, “Local History as Productive Nostalgia? Change, Continuity and Sense of Place in Rural England”,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 18, No. 4, 2017, pp. 466—486.

⑥ 参见 W. G. Hoskins, *The Midland Peasa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 Leicestershire Village*, Macmillan & CO LTD, 1957, pp. 185—215; John Beckett, *Writing Local History*, pp. 108—122.

1500年的产物,这是由5世纪中期的那些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村落开启的”。<sup>①</sup>之后,世世代代的英格兰先民在荒原、河口、山间、海边等不同地方不同类型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开拓建设,致使英伦大地漫布村庄。其间,虽然许多村庄已改变了基址,但大多数村庄可能并未如此。“它们只是修了又倒,倒了又修,于是将真正的年代藏在了村庄花园的腐殖质及瓦砾和房屋地板下的数英尺处”。<sup>②</sup>而村庄及其里里外外的文化景致和自然风貌,既是霍斯金斯景观历史的核心要素,也是霍斯金斯乡土之恋的直接对象。

在这方面,霍斯金斯的第一故乡德文郡成为追忆的样板。他除了不断专门书写德文郡其景其人的历史,还在《景观》中给予德文郡景观很多笔墨,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其描绘之多之精细,让人有如数家珍的感觉。譬如对史前曾被作为高地草场的达特莫尔中央荒原的描写,对作为古罗马人的定居点并一直保存着古罗马城墙的埃克塞特城的描写,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德文郡北部、东部的一些村落及其布局的描写,对14、15世纪德文郡塔维斯托克修道院地产的描写,以及对始建于16世纪60年代的埃克塞特运河的描写,等等,莫不如此。<sup>③</sup>而他所眷念的乡土故园,从土生土长的德文郡和埃克塞特,到第二故乡莱斯特郡和莱斯特城,再到包括牛津郡在内的英格兰其他各地,全都成为他追忆和描写的对象。

霍斯金斯对过去世界和消失社会的追忆和描写,渗透着强烈的古今对比意蕴和现实批判精神,他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过去田园景观的喜爱以及对现代市镇景观的厌恶。譬如,他在论及16世纪初的森林景观时说到,那时,小型森林在英格兰曾随处可见,小伙子们很容易溜进茂密的森林或人烟稀少的旷野,在那样的地方尽情地释放过剩的能量。“而在20世纪,在那些糟透了、毫无生趣的市镇,这种能量却将年轻小伙子中的太多的人送上了少年法庭”。<sup>④</sup>那时,对每个人来说,新鲜的空气任其呼吸,富裕的空间随便享用,空中没有工业烟雾,路上没有什么比马儿跑得更快,也没有没完没了的噪音。“对大多数国民来说,那时的英格兰是一个多么快乐无比的地方啊!”<sup>⑤</sup>

这种强烈的情感流露和猛烈的批判意识在《景观》一书中多有表现,其中对18世纪50年代之后百余年间议会圈地所造成的古老田制和村社破坏的惋惜和抨击,可谓淋漓尽致。<sup>⑥</sup>在第十章中,其怀旧和批判基调达到了极致。这一章标题为“现代英格兰的景观”,开篇即说道,“工业革命以及乡村住宅周围的公园建设将我们带进19世纪末年”;自那时尤其是1914年以来,英格兰景观上的每一点变化要么使它变丑了,要么破坏了它的意义,要么既使它变丑了又破坏了它的意义。紧接着,他描述了乡村住宅如何衰败、坍塌,其猎园如何被搅得乱七八糟,推土机如何夯平古老的树篱……总之,英格兰乡村各地的古老景观如何因机场建设、军事活动等“新时代的罪恶要求”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至他直面现代“由科学家、军人和政客统治的野蛮的英格兰”之后,还是要回过头去,注视这些肆意破坏者毁灭一切之前的过去。<sup>⑦</sup>于是,在该章最后也即《景观》一书的尾部,霍斯金斯十分细致地追忆

①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梅雪芹、刘梦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页。

②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1页。

③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6、10、85、146、48、55、63、144—145、251—252页。

④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39页。

⑤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39页。

⑥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79—210页。

⑦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303—305页。

和描述了从其书房看出去的风景,认为“它不啻是未被蹂躏的色彩柔和的英格兰景观的缩影”。<sup>①</sup> 通过他的描述和剖析,我们了解到,那是位于牛津郡北部鲕粒岩上一片细节丰富的土地,曾是富饶而为人喜爱的乡村地带,其中由房屋、牧师住所、花园、老苹果树、水磨坊基址、鱼池、山楂树篱、王室地产、猎苑、教堂等代表的“六十代或更多世代的文化遗产沉眠在这片土地上”。<sup>②</sup>

可见,浓郁的怀旧和强烈的批判交织,成为霍斯金斯乡恋情结的突出特色。对此,人们固然可以说,霍斯金斯作为一位史学家在评判现代文明时有失偏颇,甚至未免有脱离历史语境之嫌。然而,他除了是一位史学家,还是一位公民;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位以史学为业的公民。他在对现代景观的批判中回望过去,以此表达对乡土故园的眷念,非但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消极抗拒发展,反而是要警惕因建设、发展带来的根本破坏,有助于现代人停下脚步,回望走过的路,思索现代社会的文化与自然根基,在变化中把握不变之本,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有益的怀旧”(productive nostalgia)。<sup>③</sup>

霍斯金斯强调,过去的种种经历能产生回想,具有传承文化的价值;某个地区的经历,也即法国人所称的“乡村景色”(pays)可以增进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乡和国家的重视与理解。<sup>④</sup> 英格兰乡村大地上的各类景观,如他所述,是世代代先民不断创造的,它们历经岁月的洗礼顽强地留存下来,是过去乡土社会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精神的有力见证。这样,篱笆和小路、村庄和教堂、城镇和建筑物等景观都可以作为历史的题材,用于讲述有关的历史故事并书写英格兰景观历史,这正是霍斯金斯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他在这一研究中将可视景观转变成可读文本,使一个个融合了文化与自然要素的小单位转换成民族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的内容,并成为宏大的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具有宝贵的公共价值。<sup>⑤</sup>

景观的公共价值,即是就景观作为民族文化及其象征而在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对此,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而霍斯金斯的景观史撰述及其景观思想则有助于这一共识的形成。<sup>⑥</sup> 普遍认为,霍斯金斯在唤醒并塑造英国公众的景观历史意识进而形成民族身份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⑦</sup>这也是因为其研究、著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并满足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霍斯金斯探索英格兰景观历史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恰好是英国经历战后建设而进入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时代。随着各类交通工具的诞生与通行条件的改善,英国社会开始出现大众旅游热潮。1949年《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法案》(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 1949)通过并颁行,英国的国家公园建设正式提上日程,公众的道路通行权有了法律保障。<sup>⑧</sup> 于是,越

①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305页。

②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308页。

③ Rebecca Wheeler, “Local History as Productive Nostalgia? Change, Continuity and Sense of Place in Rural England”, pp. 466–486.

④ Matthew H. Johnson, “Making a Home: English Culture and English Landscape”, p. 122.

⑤ D. Lowenthal, “European and English Landscapes as National Symbols”, pp. 15–38.

⑥ 重点参见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Matthew H. Johnson, “Making a Home: English Culture and English Landscape”; D. Lowenthal, “European and English Landscapes as National Symbols”; Matthew Johnson, *Ideas of Landscape*。

⑦ Matthew Johnson, *Ideas of Landscape*, p. 34.

⑧ 参见 Gawin Parker and Neil Rawencroft, “Benevolence, Nationalism and Hegemony: Fifty Years of the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 1949”, *Leisure Studies*, Vol. 18, No. 4, 1999, pp. 297–313。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家公园建设及其特点,参见徐菲菲《制度可持续性视角下英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管治模式研究》,《旅游科学》2015年第3期。

来越多的人想要游历并可以游历祖国的山山水水,饱览其田园风光。他们睁开双眼并怀着好奇心在乡间行走,在城镇穿越,在海滨漫步,还不时询问各种问题。霍斯金斯相关著作的问世,及时提供给人们迫切需要的知识宝库和一套可用于理解所看之物、所思之问的文化工具。他在《景观》第一版序中特别说道“在所有的地方,我都试图将我的解释与任何一位游历祖国的好奇的聪明旅行者今天所能看到的東西联系起来。”<sup>①</sup>

这样,霍斯金斯不只为酷爱读书的学者,还为喜欢郊游的人们打开了新的世界。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的郡档案保管员琼·韦克(Joan Wake, 1884—1974年)说,霍斯金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sup>②</sup>而霍斯金斯为其同胞打开的那个新世界,又是一个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古老的世界。在他看来,今天的人们置身于那样的世界,看到无处不在的景观文化遗存,更容易感觉到古今风景的同一性,也更容易感觉到自己与古人的亲缘关系。<sup>③</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乡恋情结中蕴含的寻根意识,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公众史学家想要弘扬乡土文化的宗旨。

### 三、宣讲与保护兼行的公众史学实践

虽然今天关于英格兰景观如何古老且何等重要的见解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争议,但是在霍斯金斯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见解却颇具创新性。<sup>④</sup>它们后来的普及和流行,不仅得益于霍斯金斯的大量著述,更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面向公众宣讲景观故事,同时身体力行地参与地方景观保护,较早地开展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实践,由此可以将他视为公众史学的先行者。<sup>⑤</sup>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位公众史学家。

如前所述,霍斯金斯在1954年作了题为“英格兰乡村解析”的系列广播讲座。这是英国无线广播第三套里的谈话节目,具体内容包括“英格兰乡村解析”“手工制作的世界”“夹在中间的道路”和“林中的房屋”等。<sup>⑥</sup>它们致力于解释乡村景致在几个世纪的英国历史中发生的变化,并为铁路的到来对景观造成的破坏抱憾不已。<sup>⑦</sup>通过该谈话节目,霍斯金斯的名字为许多人所熟悉,他关于景观的看法也开始得到同胞的关注。1955年《景观》一书出版后,有更多的公众追随他。他继续之前的传播工作,并在70年代的景观历史文化教育中发扬光大。这也是他在1968年退休后,作为历史学家发挥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作用的重要体现。

1972年,霍斯金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邀请,与制片人彼得·琼斯(Peter Jones)合作,为“地平线”(Horizon)栏目制作了题为“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的电视纪录片。这是一部50分钟纪录片,由霍斯金斯基于《景观》撰写脚本并亲自讲述,1972年10月26日播出。<sup>⑧</sup>1973年,霍斯金斯出版了

①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3页。

② 转引自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39.

③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5页。

④ Matthew H. Johnson, “Making a Home: English Culture and English Landscape”, p. 121.

⑤ 一般认为,公众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1978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用这一名称为其领导的史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命名为基本标志,参见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⑥ 转引自 Matthew H. Johnson, “Making a Home: English Culture and English Landscape”, p. 129.

⑦ Catherine Jolivet, *Landscape, Art and Identity in 1950s Britain*, Ashgate Publishing, 2009, p. 98.

⑧ [https://www.imdb.com/title/tt2272237/?ref\\_=ttsnd\\_snd\\_tt](https://www.imdb.com/title/tt2272237/?ref_=ttsnd_snd_tt) [2019-10-16]



以这部纪录片为基础的大众读本,即《英格兰景观》。

1976年,霍斯金斯再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二度制作关于英格兰景观的电视专题片,分两个系列在1976年和1978年先后播出。第一系列六集,从1976年1月16日开始连续六周同一时间播出。内容包括:1.“古代的多塞特”(Dorset):考察多塞特郡的石南荒原、峡谷和村庄;2.“对山脉的征服”:探究湖区的荒野之地,察看那里的山脉、山中小湖和沼泽,指出它们远不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人类塑造的结果;3.“沼泽和大海”:叙述诺福克郡(Norfolk)北部海岸上荒废的港口、孤零零的教堂如何诉说了该社区从前的繁荣,以及陆海之间一个世纪之久的搏斗;4.“和平与战时的景观”:揭开肯特郡(Kent)看似宁静的啤酒花藤田和果园的秘密——这是一处昔日的工业景观,是从前用于建造都铎王朝军备(Tudor Armaments)的场所;5.“黑乡”(Black Country):说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黑乡工业景观如何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开发利用;6.“荒芜的米德兰兹”(The Midlands):突出了从泰晤士河上游到班伯里(Banbury)几个世纪内一直未被触及的一片乡村地带。

第二系列还是六集,从1978年5月3日开始,也是连续六周同一时间播出。具体内容是:1.“风景的背后”:基于对“过去”作为游客眼中美景的理解,霍斯金斯考察了康沃尔郡(Cornwall)景观如何为花岗岩、大海和居民的独立性所塑造;2.“狐狸与隐蔽处”:叙述猎狐如何塑造了英格兰中部拉特兰郡和莱斯特郡的乡村;3.“无石未翻转”:考察两个不同行业对于塑造德比郡峰区景观(The Peak District in Derbyshire)的关键作用;4.“边境地区”:叙说从古罗马时代以来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冲突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留下的难以去除痕迹的边境景观;5.“布雷克兰和诺福克郡的宽阔河段”:讲述在诺福克郡的宽阔河段以及英格兰唯一的沙漠布雷克兰(Breckland)的形成中,寒冷的气候、对燃料的需求以及人为的风灾雨灾如何发挥了作用;6.“古代和平时期的景观”:霍斯金斯饱含深情地讲述他的家乡德文郡,赞美其孤零零的农场和教堂、村庄和城镇以及古城埃克塞特。<sup>①</sup>

由上可知,霍斯金斯以可读文本《景观》为基础,借助先进的通讯设备,即广播和电视,通过系列专题片进一步将英格兰大地上的可视景观转换成声情并茂、图文兼美的公众历史文化教育材料。其时,由于电视机在英国家庭中开始普及,上述电视片的制作和播放迅速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可以是霍斯金斯分享景观知识并促膝谈心的对象。据记载,在第二个系列电视节目的末尾,当霍斯金斯坐在埃克塞特一家酒馆外面的长凳上时,他看上去丝毫不像一位博学的教授,而酷似那条街上的一位普通人。<sup>②</sup>这也是他深得英国公众喜爱,从而使他挖掘的英格兰景观历史知识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价值得以广为传播的一个原因。以这两个系列电视片为基础,1978年霍斯金斯还出版了一部名为《一个人的英格兰》(One Man's England)的文集。

值得重视的是,霍斯金斯不仅撰述和宣讲,而且亲身实践,为保护英格兰景观不遗余力。这在参与埃克塞特公民社团(Civic Society in Exeter)的活动中初露锋芒,并在对达特莫尔国家公园(Dartmoor National Park)的保护中示范引领,发扬光大。

1961年,霍斯金斯日益参与到新近成立的埃克塞特公民社团活动中。他对该市市政厅地区(the

<sup>①</sup> 关于以上12集电视纪录片的播出时间和播出内容,参见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官方网站:<https://genome.ch.bbc.co.uk/search/0/20?q=Landscapes+of+England#search> [2019-10-16]

<sup>②</sup>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 p. 340.

Guildhall area)的翻修计划感到很惊讶,于是站了出来,并于1963年当选为圣伦纳德区(St Leonard ward)自由党政务会委员。他反对这项重新开发的计划,为此发表了一些针对计划委员会的评论,惹怒了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他们发出一份诽谤令状,使霍斯金斯陷入困境。后来,这个案子在庭外和解,但霍斯金斯为此付出了经济代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一些书来支付账单。<sup>①</sup>不过,霍斯金斯因这件事产生的挫败感,很快就被为保护达特莫尔国家公园所取得的成绩所冲淡。

达特莫尔是位于德文郡中部,地跨西德文区(West Devon)和南哈姆斯区(South Hams)的一片高沼地(Moorland),占地面积约954平方公里(368平方英里),<sup>②</sup>涵盖了英格兰南部面积最大的乡野景观。这里也是一处神奇的古老景观,有令人敬畏的花岗岩塔、密林河谷与快速流动的溪流,还有崎岖、广阔的空间与宁静、极致的美。<sup>③</sup>1951年,根据《国家公园和乡村进入法》的条款,达特莫尔被设立为国家公园,这标志着它成为英国国宝与最美的风景区之一。在此地被设为国家公园及日后保护的过程中,霍斯金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在1957年帮助主编了《达特莫尔国家公园》(Dartmoor National Park)指南,二是在1962—1976年间出任达特莫尔保护协会(The Dartmoor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会长。

根据设立国家公园的原则,达特莫尔自身无与伦比的独特美景必须加以保护,使之不受破坏,并且要为全体国民的享用而加以保护。如何落实在广泛享用的同时而又不被破坏的目标?对此,达特莫尔国家公园委员会(Dartmoor National Park Committee)颇费周章,最终邀请霍斯金斯指导主编《达特莫尔国家公园》指南。接受这一邀请后,霍斯金斯不仅吸收多方面的专家参与这项工作,请他们撰写有关达特莫尔的地质、地貌和气候、自然史、史前遗迹的文章,而且还亲自撰述“从古罗马时代到现在的达特莫尔”(Dartmoor from Roman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和“这座国家公园中一些特别重要之地”(Places of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National Park)两章,对达特莫尔地区人类活动及其遗迹作了长时段的、系统深入的挖掘和整理,为如何保护达特莫尔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sup>④</sup>由于达特莫尔国家公园是英国最早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因此这部《达特莫尔国家公园》指南也成为英国国家公园指南的样板。

为更好地运用自己的相关知识,与当地居民一道致力于对达特莫尔这片奇特而美丽的景观的保护,自1962年始霍斯金斯还出任达特莫尔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长。该组织是一支与军方和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在利用还是保护达特莫尔问题上不断博弈的社会力量,成立于1883年,因当地居民担心他们共享的那片荒原公地的古老权利受到侵蚀,公众对达特莫尔的风景、考古、历史和野生动植物的兴趣日益增强而发起;经百余年的发展,<sup>⑤</sup>成为一个帮助看护达特莫尔的独立的成员组织,享有“达特莫尔之友”(Friends of Dartmoor)的美誉。<sup>⑥</sup>霍斯金斯担任该协会会长职务长达14年(1962—1976年)。

① 参见 Joan Thirsk, "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 - 1992", p. 351.

② Introducing Dartmoor National Park Factsheet, Dartmoor National Park Digital Library, 2009, p. 1. [http://www.dartmoor.gov.uk/\\_\\_\\_data/assets/pdf\\_file/0010/814897/lab-junior-factsheet-gen.pdf](http://www.dartmoor.gov.uk/___data/assets/pdf_file/0010/814897/lab-junior-factsheet-gen.pdf) [2019-10-16]

③ 参见 <https://www.visitdartmoor.co.uk/> [2019-10-16]

④ W. G. Hoskins, ed., *Dartmoor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s Commission, 1957.

⑤ John Somers Cocks, *A Dartmoor Century, 1883 - 1983: One Hundred Years of Dartmoor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 Published by Dartmoor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No. 8, 1983.

⑥ 参见 <https://www.dartmoorpreservation.co.uk/who-we-are/> [2019-11-10]

这期间,霍斯金斯凭借这一组织聚合多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达特莫尔保护实践,以防范包括水库建设、雷达安装、瓷土开发、造林运动、电缆塔架设等活动在内的多种开发利用对这一美景及其历史文化造成的威胁。<sup>①</sup>例如,在其任内,协会于1964年收购了“高屋荒地”(High House Waste),<sup>②</sup>这是一处古罗马统治时期英格兰的村落遗址,协会将其收购,以防止其他利益团体的利用和破坏。再如,霍斯金斯于20世纪70年代领导协会开展了保护斯温科姆山谷(Swincombe Valley)的运动,因为当时地方政府提议修造的水库会淹没此处山谷,这场自然保护之战同样以协会的胜利而告终。<sup>③</sup>由此,霍斯金斯在地方美景和历史文化遗存的抢救与保护中,适时地发挥了一个公众史学家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由于霍斯金斯在地方景观历史宣讲和景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杰出贡献,2004年,德文郡历史协会(Devon History Society)在埃克塞特霍斯金斯出生地的墙上挂上了标志名人故居的蓝牌(Blue Plaques),上面刻着“W. G. 霍斯金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CBE),文学博士(1908—1992年) 德文郡埃克塞特和英格兰景观历史学家诞生于此”。<sup>④</sup>霍斯金斯是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德文郡名人。<sup>⑤</sup>德文郡历史协会即是1969年霍斯金斯创办的,由他担任首任主席,现已成为一个向任何对德文郡历史感兴趣的人开放的社团。该协会的创办及其日后的发展,也是霍斯金斯以地方景观历史为基础推动公众史学实践的又一见证。

总之,霍斯金斯得益于英格兰丰富多彩的地方景观文化的滋养,以多方面开创性的成就成为20世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以景观为媒,通过公开演讲和著书立说相互促进的方式,在批判中怀旧,深入挖掘景观的历史文化根基并努力弘扬其公共价值,积极开展以景观故事宣讲和地方景观保护为中心的公众史学实践,体现了一位公众史学家抒发乡土情怀的意义。这为我们今天在可持续发展和以乡村振兴为核心的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思考如何从内容和形式上拓展公众史学、如何发挥史学在弘扬乡土文化和进行国情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有益参照。

(作者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084)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Our History”, <http://www.dartmoorpreservation.co.uk/the-dpa/> [2019-11-10]

② Matthew Kelly, *Quartz and Feldspar: Dartmoor—A British Landscape in Modern Times*, Jonathan Cape, 2015, p. 259.

③ Dave Brewer, *A Field Guide to the Boundary Markers on and Around Dartmoor*, Devon Books, 1986, p. 253.

④ 该蓝牌和文字镌刻系笔者于2018年寒假期间亲自到埃克塞特参观拍摄所得。

⑤ 参见德文郡历史协会主页。<https://www.devonhistorysociety.org.uk/devon-blue-plaques> [2020-08-12]

existing schema in this field and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But we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danger of over-empathy, as it is unfair to defend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Revolution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Satoyama” in Japan through the Le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  
*Chen Xiang*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undergone several stages in the study of “Satoy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cluding “Satoyama” as resource, “Satoyama” as landscape and space, “Satoyama” as symbol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Satoyama” as symbol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is context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Shoji Mizuno represent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Japa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lthough his research method resembles that of Yoshihiko Amino, who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Japanese medieval history, Mizuno has filled the gap in Amino’s scholarship that overlooked the topics such as the space, livelihood, and common ownership of Satoyama.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Japan,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with two academic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f “Satoyama”: one is the problem of deforestation of Satoyama’s ecological system; the other is the gradual promotion of a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ical studies of Satoyama. To this day, there is an obvious cultural turn 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Japa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ich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field of Japa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Through the Lens of Landscape: On English Historian William Hoskins’ Devotion to the Local and His Engagement with Public History //**  
*Mei Xueqin*

As “a very English Historian of England”, William Hoskins grew up in this country’s colorful landscape culture. He focused on England and its landscape in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which was highly regarded not only in academia but also among the public. He started with researching his hometown Devon and its history. He then gradually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his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local landscape, and accumulated rich knowledge about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in England. Through the lens of landscape, he revisited the past through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 reality. By delivering public speeches and writing books, he dug into the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landscape, striving to promote its public value. H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history primarily by publicizing the stories about the local landscape and making efforts to protect it. His work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when a public historian acted upon his local feelings.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further promote public history both in its content and format, and how historiography can help to nurture local cultures as well as to offer education on national citizenry.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Zhang Xuecheng’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  
*Cui Zhuang*

In Zhang Xuecheng’s mind, historiography, with its compiling methods of collecting facts and phrasing arguments, has a mission to serve the world. The essence of his historical theory can be summed up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ur principles: historical justice has to be grasped free of external influences; such justice shall be judged solely based on facts; historical events need to be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literary style; and the style is not subject to historical events. These rules are woven into different layers yet follow a strict logic. That is, justice is the core that is determined by historians’ insight; historical events are the content that comes from the historians’ learning; literary style has an impact on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works’ influence, which primarily depends on historians’ tal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yle and the events, such as whether historical writing can become free of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facts, has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expression of justice in the writing, which depends on historians’ morality.